

中国当代
原创文学

锅圈岩

宫敏捷
著



○ 乌蒙山

○ 六盘水

○ 锅圈岩

○ 二塘河

○ 四梨树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中国当代
原创文学

官敏捷
著

锅圈岩

GUO
QUAN
YAN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锅圈岩 / 宫敏捷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18.10

(中国当代原创文学)

ISBN 978-7-5598-1211-7

I. ①锅… II. ①宫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26692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: 541004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桂林日报印刷厂印刷

(广西桂林市八桂路 1 号 邮政编码: 541001)

开本: 880 mm × 1 240 mm 1/32

印张: 7.75 字数: 165 千字

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- 1 / 锅圈岩
- 26 / 从四区到四梨树
- 85 / 太木路
- 105 / 对 视
- 143 / 告密者
- 165 / 青 鱼
- 185 / 小舅母和苏小米
- 199 / 冷 月
- 214 / 六月之光
- 236 / 后 记

锅
圈
岩



他身材适中，精瘦精瘦的，四肢像钉子钉在一起的木头架子，站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。午饭后，我泡一杯茶，拉一把椅子，坐在院子里。院墙外梨树上的知了，应和着山里的知了，一声比一声尖利地叫着。我侧着脑袋，眼睛掠过村外半山上一截灰白的铁路，看向山里。阳光纯净，猛烈，透过云块的间隙，一道一道金光打下来。越是金光照射着的地方，越黑浸浸的。回过头来，王全已经站在院子里了。

王全目光涣散，脸灰灰的。一身明显偏大的旧西服穿在身上，西服是灰白色的。一看便知，他全部家当就剩下这一身衣服了。天天洗了穿，穿了洗，汗浸，日头晒，肩膀、脊背等显露的地方，已经开始褪色。右手肘部，有一个鸡蛋大的颜色近似的补丁，不注意看，真看不出来。他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，有那么一阵子，都不说话。心里想，这个鬼人，怎么突然跑我们家来了，干什么呢？嘴里却问道：

“你不认识我吗？”他已经好几年没出现在村子里了。

“认识，”他木讷地说，几乎没有什么表情，“认识的嘛。”

“有什么事情你说啊。”我没好气地说。

“王小举死了。”他说。

“死了？”

“死了。”

王小举是村里一个五保户，矮矮墩墩的，秃头，留山羊胡子。他住在村口，一间泥墙茅草房里。里面够放一张床，支一个锅架，摆一张桌子。多两个人进屋，基本转不开身子。好几年工夫，他和他妻子，就住在那个茅草房里，独门独户的。这还是他二十开外三十不到的时候。

父母在他很小时，死于一场将他们家化为灰烬的火灾。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。有点力气了，开始去小煤窑挖煤。挣点钱，请几个人，用泥巴给自己夯一所小房子。继续挖煤，又挣到钱了，请人从更为偏远的山里，说一个媳妇。后来，他学会了赌博，掷色子、打麻将、打牌，什么都玩。地还是要种的，他得吃饭。除此，什么都不干，唯一的“生财之道”就是赌博。赢了钱，眉飞色舞的，走路都带风。挽起袖子，胳膊上好几块表（还不起钱的人抵押的）。他老婆跟他一样，也不识字。有人问几点了，他或他老婆把袖子一撸，说，你自己看。只赌钱，还好说，要命的是，他贪杯，一喝醉就打老婆。遇到债主上门，还会大着舌头说：

“要钱没有，要女人有一个，我出去，你们睡一觉，当还钱了。”

他老婆因了这个，才偷偷跟人跑了的。走时，肚子里怀着孩子，是一个女孩。此后，王小举再没找过女人，想找也找不到，一个人继续赌钱喝酒过日子。他在我们村里赌，去外村赌，还会跑到更远的地方赌。十里八乡，没有他不熟悉的。到处跑着，赌着，不小心就把丢失的老婆找着了。她已成了别人的老婆，几个孩子

的母亲。王小举能带回来的，只是自己的女儿，七八岁了。有时候，我们十天半月见不着他。等他回来，说不定房顶上的茅草，早被大风吹走了。不过他不在乎，哪儿方便，哪儿将就一晚。女儿回来那一年，才把房子修缮一番。房顶的茅草换一遍，墙壁用报纸糊起来。破被褥一把火烧了，换一套新的。不过也就两三年时间，他又把日子，过成原来的样子。

他不在，女儿一个人，不敢在家住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。他若在家，女儿毕竟大了，晚上睡觉不方便。王小举不得已，又把女儿送回她母亲身边，继续一个人过日子。房子再破也不管，眼见着山风把茅草一根一根拔去，暴雨将泥墙一块一块冲走。没多久，地基长满了蒿草，还被几块从山上滚落的巨石占据着，根本看不出曾有人居住过。王小举说，有墙有顶的都是房子，随便找个山洞就行。而他找到的山洞，就在锅圈岩，在我们村子对面的山洼里。算起来，他今年已经七十好几，一个人在锅圈岩，住二三十年了。

像他这样，日子过得没点着落，我们村里，想不明白的，不只一个。他们不问生，也不问死，无欲无求，不吭不声。最为典型的，要数王全。多年来，偶尔会去锅圈岩看王小举一眼的，也是王全。王全需要找一个住处，王小举需要一个伴，还需要一个帮手，一起收割庄稼。王小举身无分文，没人愿意再跟他赌。他已年迈体衰，骨架子里那点力气，只够在土地上刨开一个个口子，为自己种点粮食。

锅圈岩是一个锅圈一样的天坑。云贵高原上，乌蒙山的某

一个角落，平地下陷一百多米。四壁陡峭如削，稍有点泥土的地方，长满荆棘、蒿草。掩映着一条隐蔽的很早之前的人们为躲匪患开挖出的挂壁小路，一条进进出出的必经之路。有的地方需借用绳索，才可以上下。天坑四壁，有山泉渗出，个别地方，泉水拇指一般粗，汨汨流淌。泉水冬暖夏凉，甘甜可口。天坑底部，是一个缓坡，锄去植被，种上庄稼，一样能养活人。靠南边，离地一米多高处，有一个天然的溶洞。洞口只容得一个人进出，里面二三十平方米。风吹不着，雨淋不到，比王小举当年那个家，不知好上多少倍。王小举选择这个地方，也是把周围山野的溶洞，比较过一番的。

前几年，他还有点力气爬进爬出时，常会来村里活动活动，找几个关系要好的人聊聊。每一次，都会没来由地说道，等他死后，锅圈岩那个溶洞，要留给王全。似乎这个山洞是有产权的，是属于他的。据他所说，我们村里有几个人，外村也有几个人，都想要那个地方。他答应的，只是王全一个人。王全在他生前，常去陪伴他，还答应，等他死后，给他收尸，把他埋了。他一说，再说，说得多了，几乎就成了事实和共识，而我们全村人都把这事给记下了。听了王全传达的口讯，我问：

“你什么都准备好了？”

“没。”王全说。

“他自己呢，准备了什么东西？”

“不知道，”王全说，“只是穿得抻抻展展的。”

听他口气，似乎说的是今天的天气。不过，我还是能明白他

话里的意思。站起身，我四下看看，不知把手里的茶杯，放什么地方才好，随口问他：

“你喝茶不？”

“喝的。”他说着，脸上露出笑意。

我把茶杯递给他，车身出了自家院子，跟附近的邻居招呼一声。他们各自提着种地用的锄头，跟我一起来到院子里，等我也找一样东西——一床席子——抱在手里。大家跟着王全，出了村子，爬过一个缓坡，翻越铁路，向山里走去。有人问王全：

“王小举什么时候死的？”

“昨晚半夜。”王全说。

“你怎么不来喊？”

“怕影响你们睡觉，再说，山里乌漆墨黑的。”

“一早也不来喊？”

“等你们先把活路干完。”

“中午就来了？”

“中午你们该做的事情做完了，饭也吃得差不多了……”

“你个傻鸟，”有人笑骂他，“又不是去埋你，你还怕我们让你管饭？”

王全不答。

“你怎么知道他要死了？”又有人问。

“他托人给我带话的，说他快不行了。”

“他能找到你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我在四区那边，跟着别人修铁路。工地上有

个人告诉我，说王小举到处找我，我就赶忙跑回来的。”

这有点不可思议。王小举得准确判断自己的死亡，找一个送信人，准确在一两百里外的四区，按时送达王全耳朵里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王小举凭什么知道，王全是在四区一个修建铁路的工地上，而不是这个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。王全是我们村里一个神秘得不能再神秘的人物。他的存在与行踪，对全村人来说，也是个秘密。对于他死去多年的老爹，以及至今健在八十多岁的老娘，也是一样。她种土豆、玉米当主食。一个干瘦黑小的老太太，整天包着黑色的头帕，模样几十年没有什么明显变化。偶尔在田间地头遇见了，问一声：

“娘娘（当地称婶婶、婶子、婶娘为娘娘），你家王全还没回来？”

“人早就死了，”娘娘回说，“他哥哥，还回什么来？”

十二岁那年起，王全的父母，已经当他死了；没死，也当没他这个人了。也是自那一年，此生大多数时间里，村里人都很少再见到他的影子。他可以现身这个世界任何地方，就是不跟我们待在村子里。横在村前的那截铁路，每天都有很多趟列车经过。上可去昆明、重庆、成都等大城市；下可去更多地方。来来去去的人们，却不会在我们这儿，停留一下。每一节列车车厢上写着的那些名字，我们村里人，很多都没听说过，更别说去过了。如果有哪一个人例外，那就是王全了。如果你问他，你又不识字，怎么知道去这里去那里，他回说：

“不识字怕什么，问嘛，我又不是哑巴。”

他的理由打小都十分充足。

一至五岁，王全跟着他老爹的犁头捡土豆。六岁那年，跟所有适龄儿童一样，老爹给他五块钱，跟大伙去报名上学。王全没去学校，跑到另一个叫二塘的村镇赶集。用那五块钱，饱尝一碗羊肉粉。剩下的，买一包乌江牌过滤嘴香烟。老爹将他吊在房梁上，一顿痛打。他一边哭一边说，读书有什么用呢？你识字，还不是天天种地熬日子；我哥识字，还不是天天敲钹钹（指骗匠，敲着铃铛，走村串乡，找活干），给牲口割卵蛋。我才不读书呢。不读书你能干什么呢？干什么都行。王全说。

接下来的五年，别人家的孩子是在教室里度过的，王全是在大山里度过的。他们家养了两头牛（母牛和它的崽）和二十多只黑山羊。不读书，这些畜生就归他一人养。王全很负责，提着一把磨得锃光瓦亮的镰刀，兜里揣一袋用盐及其他香料一起调和好的辣椒面。每天一早，学生去学校，他便赶着牛羊，从屋后的小树林直接进山。在山里玩到天黑，学生吃完晚饭，做完作业，他才回来。王全连吃饭都是在山里解决的。庄稼熟时，任你谁家的，掰几个玉米棒子，挖几个土豆，燃一堆火，烧熟，蘸上辣椒面，解决温饱问题。地里没粮食，他捡各种野果，或挖土豆一样大小的山蛋子吃。山蛋子是一种地瓜，红皮白肉，又脆又甜。一根苗，长一条根，一条根上连着长一串子。

他还会设套抓兔子、掏鸟窝。运气好时，还能抓到一只山鸡。日子过得有滋有味，十分快乐，甚至比在学校读书的孩子还快乐。没事时，他也会和读书的孩子一起玩。静静坐一旁，听他们讲学

校里发生的各种事情。这些事情，这个讲去，那个讲来，听得多了，大同小异。只有他讲的故事与众不同，且都是跟大山有关的。

我们村子，深藏在气势磅礴的乌蒙山里，建在一座小山上，山下有一条小溪。一次，王全说，他沿着小溪，一直往山里走。密林深处的悬崖上，有一个巨大的像人的嘴巴一样的口子。鲜活的泉水，喷涌而出，白花花的。走近去看，还能通过口子看到，悬崖的石头里，藏着一条大河。是暗河，浪花朵朵，汹涌澎湃。时不时，还会有花花绿绿的大鱼，从口子里蹦出。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在小溪里捞到大鱼呢，就是从那个口子跳出来的。孩子们兴奋了，跳着喊着，让王全周末带他们去。王全说不行，一个白头发白胡子的老公公，在那儿守着的，一般人不让靠近。老公公身体很轻，像一朵云，在石头、树梢间飘来飘去，告诫他说，因为有缘，他才会找到那个地方，换着别人，是永远也找不到的。又说，这是天机，如果他执意要带人去，他们全家都会遭殃，甚至我们全村人，都会不得安生，要死人的。若能做到，老公公还会指给他一块埋人的风水宝地。离小溪源头不远处，是一个小洞，站在边上看，深可见底。老公公说，他老爹故去后，若能埋在那儿，他们一家，一定会人丁兴旺，财源广进。

通过孩子们的口，这个故事，传得人人皆知。我们见到王全老爹，会跟他开玩笑。说伯伯，你好福气，你家王全都帮你把阴宅看好了。王全老爹一边摇头，一边叹息。不只他不信，全村人也不信。老爹是在王全四十二岁那一年去世的。王全不让装棺材，用一根麻绳把尸骨捆背在身上，要埋到小时候老公公指给他的风

水宝地。家人竭力反对，

老娘气得想上吊，哥哥和弟弟还因此跟他干了一架。王全没法，听从安排，把老爹放回棺材，跪下磕三个响头，骂骂咧咧地走了。在哥哥、弟弟眼里，王全是怕跟他们一起承担丧葬费，才闹这么一出。还记得这个故事的人们，看王全那个认真劲头，心里难免嘀咕，难道，他说的是真的？小溪的源头，真是样子的？不过，大家也只是想想，不会有人当真；似高天上的流云，在山野间飘过一道暗影。

这么多年来，王全说过的故事，哪一个是真的呢，没一个人知道。唯一能求证的，是他十二岁那年所讲的。事实证明，要么是他傻了，要么是我们傻了。或者说，我们本来不傻，听完故事，也跟着他变傻了。十二岁的年纪，对村里人来说，完全是个大人。有劳力，有脚力，也有胆魄做任何事情。十二岁之前，王全在山里放牧牛羊，还算是为家里做点事情；十二岁后，他什么事也不做，开启了另一种生活模式。村里人要想见到他，可真就难了。

那一年的某一天，天黑之后，他放进山里的牛羊，循着村路，慢慢陆续回到圈里。王全始终不见人影，晚上睡觉，还是不见。山里的孩子，野，贪玩，是常有的事，大人并未放在心上。第二天一早，又扛着锄头下地干活。中午回来，牛羊还在圈里，没人放，饿得嗷嗷叫，这才觉得不正常。于是扯开嗓子，大声呼喊起来。王全老爹一喊，老娘也跟着喊。他们家住村子最高处，嗓子一开，王全的名字跟着悠悠白云，在村子上空飘荡。中午喊一阵，没人回应，也管不了那么多，匆匆给自己和牛羊弄点午饭，吃了，又

继续下地干活。晚上回来，还是不见王全影子，一家人才着急起来。分头发动村里人，帮忙寻找。

山里见不着猛兽，要有，也是几十年前，大家一起饿肚子时，吃得根根苗苗都不剩了。一个大活人若不见了，要么掉哪一道悬崖下摔死了，要么掉哪一口溶洞里不摔死也饿死了。想着这些，全村人把每一个王全可能去过并且能要了他老命的地方找上一遍，一连找三天，晚上也不停息。村里哪一个人莫名其妙不见了，都是这么找的。干粮自备，主家供酒，供烟。酒是自酿的苞谷酒，烟另有讲究，有钱拿纸烟，没钱抽旱烟。一个小组拿一条或一捆，提一壶酒，分头往山里走。这是尽人事，实在找不到，谁家丢的人，谁家自己找去，或者，自认倒霉。

最后一天，不管是否找着，还得管一顿饭。有羊杀羊，没羊宰鸡，继续喝自酿的苞谷酒。王全当骟匠的哥哥，把王全放牧的最肥的一只山羊杀了，连皮带肉熬一大锅，犒劳村里人。吃得正香，王全回来了，跟日常放牧回来一样，从屋后小树林里突然冒出来。莫名其妙看着一大帮人，在他们家海吃山喝。他老爹可不是省油的灯，薅着他头发，拖到房梁下，用麻绳捆着吊起来，又是一顿好打。打完问他去哪儿了。他哭着说，去大河边了。他们家在二塘河谷有亲戚，是他小爹（小姑），他去小爹家玩了。老爹思前想后，越想越气，打完也不放王全下来。让他在房梁上吊了三天，吃喝拉撒都吊着解决。三天之后，王全下了房梁，又开始在村里晃悠，给很多人讲述一个关于钢钵的故事。

王全告诉小伙伴们，小爹家可好玩了，不想回来。想多跟小

姑爹磨叽几天，让小姑爹同意把他们家的一个钢钵，借回来玩。小姑爹不同意，说一个破碗，你们家又不是没有。

“那个钢钵会唱歌，可好听了。”王全说，“钢钵放在一个木匣子上，会自动唱歌。”这么说着，王全还吊着嗓子给小伙伴们学上一句：“边疆的泉水，清又清……”

小伙伴们不想听唱歌，巴巴看着他，催他讲碗的事。

“没有了，就是这样，我过一阵子还去。找机会，把那个钢钵和木匣子偷了。”王全说。

王全小爹来村子走亲戚，好奇一问，这才知道，哪有什么钢钵会唱歌呢，是钢钵放在收音机上，唱歌的是收音机。很老旧那种，苏联生产的。小姑爹家的收音机，连着村里每一户人家的小喇叭，每天都要打开，让村民们学习文件精神。学习完了，也会用唱片放一些歌曲。这样的东西，我们村里至今还没有安装过，很多人一开始，真被王全忽悠了。恼火起来，也想跟他老爹一样，狠狠揍他一顿。尽管我们知道，挨打这种事，对王全来说，一点用也没有。

后来那几天，他继续在村里晃悠，继续在山里放牛，放羊。随后，王全又在村里消失了。一样是天黑之后，让牛羊从山里循着路径自己回来，而他并不是像他之前所说的那样，去小姑爹家偷会唱歌的钢钵和木匣子；他去了二塘河谷下游，一个更远的地方了。人不见了，老爹没叫没喊，没再发动大家一起寻找。烧几个土豆背着，带上一瓶苞谷酒，一门一门亲戚家找去，在王全外嫁的姐姐家，把他逮着。当着姐姐姐夫一家的面，暴打王全一

顿——王全回来后，对此矢口否认——自己先出来了。估计姐姐求的情，老爹让王全在姐姐家多住了一阵。外嫁到二塘河谷的，还有王全的二姐和三姐。大姐、二姐两家住同一个村，三姐又离她们两家几十公里，姐姐带着他坐中巴车去的。王全的几个姐姐出嫁后，他第一次去做客，玩了大半个月。三姐家附近有一个钢铁厂，三线建设时就有的，十几根烟囱在围墙内拔地而起，直入云霄。就是这些烟囱，给了王全无尽的想象。这一次，他没带回来任何故事，只是笃定对我们说：

“人家那些地方，跟我们不一样。”

“哪里不一样了？烟囱粗一点长一点嘛。”我们说。

“就是不一样，你们知道的，”王全说，“以后我一定要到处都去看看。”

王全想去的是我们山村之外的任何地方，至于哪里不一样，王全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。从王全说话的语气、神情，尤其是他眼里清亮的那一抹光华，我们看得出来，他说的是真的，他一定会这样做的。从那一次起，或者说此后的几年里，王全不再放牛，放羊，也不再下地干一天农活。村里如他这么大的孩子，上学的继续上学，不上学的，已经开始准备娶妻生子。他甩着两只大脚板，周而复始从村里消失。脚步越走越远，离家时间也越来越长。把方圆几十里的所有亲戚家走一遍，又去我们的县城威宁，还去周边云南所属的宣威、昭通、赫章等地，也去过比较大的城市，如六盘水。

每一次，王全都从不同地方，穿着不同款式，且都光鲜亮丽